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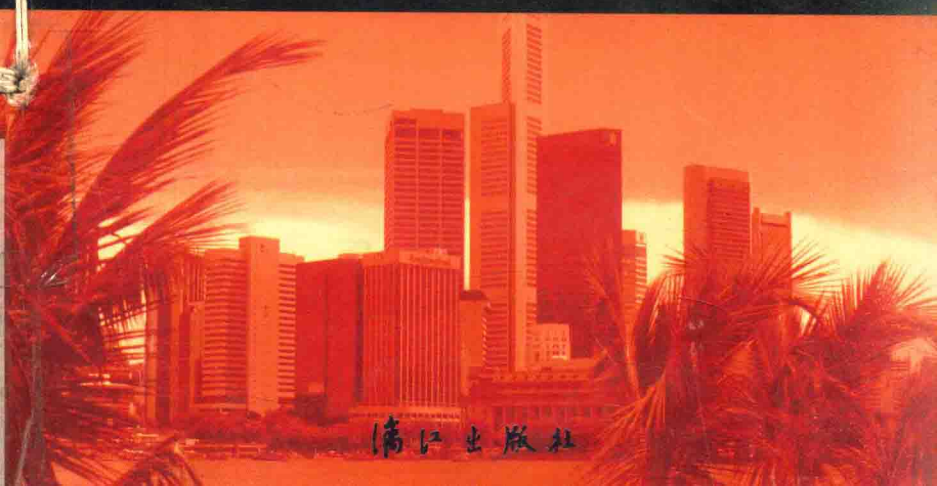
和平时期艳情暴力 战争阴影的持续投射

重回西贡



(美) T·约翰登 著
浩文 殷岸等 译

一部最伟大的越战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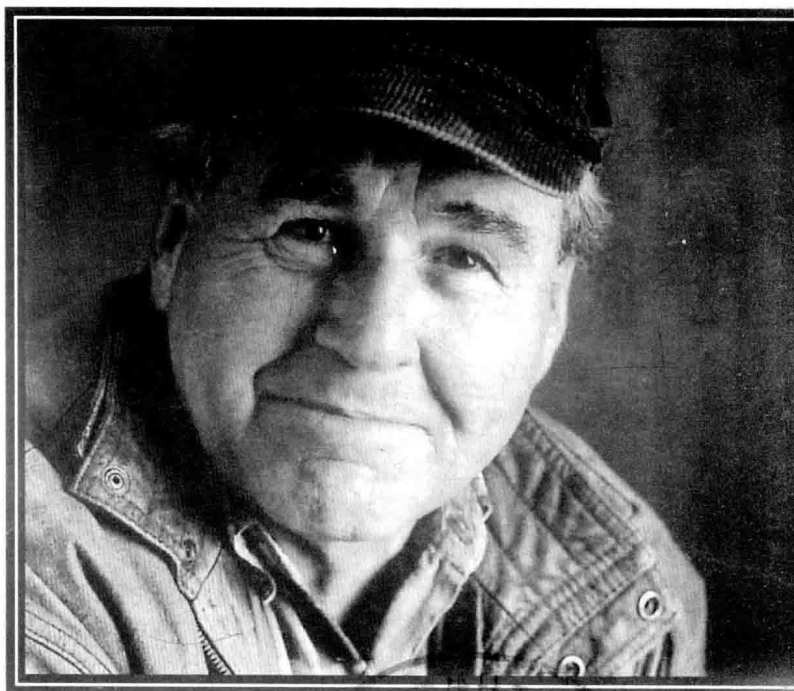


漓江出版社

重回西贡

〔美〕T·纪约登 著

浩文 殷岸等 译



漓江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李红卫

封面设计 天 天

重回西贡

(美)纪约登 著

浩文 殷岸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新乡市新华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32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号:ISBN 7-5407-2248-7/I·1389

定价:19.80 元

序：《重回西贡》简说

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因为遗憾的历史带来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精神空虚将越南人甚至许多社会人变得越发的颓废，使他们精神的废墟和人生的荒野上四处流浪。这些人的心灵世界是一个简单的、没有意义的物质世界。人类已经历了从兽到人的发展过程，难道还要重新走向野蛮、回到广袤的荒野和兽群中去么？

本书主人翁纪约登是经历了越南战争并且在西贡犯下了不可饶恕罪恶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为了在他信仰的上帝面前赎罪，他从曾经强暴过、迫害过、杀戮过的越南女人给他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中回到现实，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重新回到令他悲痛欲绝、望而生畏的西贡土地（现越南胡志明市）搜集大量可以帮助他创作并且与美国好莱坞搭档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的导演）拍摄《重回西贡》的素材。在这个艰辛的历程中，他接触了越南及其边境上出人意料的与现代文明不相称的靡滥的欲望，包括畸形的性欲的追求、人性的变态发泄、野心的极度膨胀、变形的“自由”追求甚至残酷的仇恨报复……，并且亲身体会到兽欲的泛滥横流。这些都是一个民族致命的悲剧，甚至可以使一个民族从发展的巅峰跌入失败的低谷。

纪约登以其思想者的深邃，知识者的渊博，社会学者的敏锐和叛逆者的无畏，大胆而尖锐地提出了“追求与时代同步的文明是人类温暖的共同的精神支柱”，并且从中探讨了人生的

真谛和真正的科学思维上的人类自由。他把自己重回西贡的历程看作是他毕生在上帝面前赎罪的方式和向他曾经犯下罪恶的土地特别是越南女人道歉和忏悔的机会。他曾经历了野蛮、战争、性欲的发泄和追求自由的过程，如今他虔诚地将自己的灵魂献在上帝和有过悲惨遭遇的人们面前，为了自己的事业而作出全面的牺牲。

后来纪约登回到美国并且将自己的经历记叙下来，成功地写成“美国最伟大的越战‘巨著’”重回西贡而在欧美引起轰动。1998年3月他因为对人生真谛的彻底大悟而告别了肉欲、拜金欲、征服欲横流的社会而隐居。他出走后，其几十年来所创作的作品和其它物质的东西全都施舍给穷人，他对他爱过和爱过他的人说：我因为抛弃了自己的幻觉而感到幸运。

随易

1998年9月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胡志明市

(原名西贡) 漩涡：梦牵魂绕 …… (1)

对她一阵全身的“关怀”后，又褪去全身衣服，赤裸着将他们庞大的、久经沙场的罪恶之物在她脸上、颈上、腹上、腰上、以及下体漫无目的地戏弄和亵渎，一直到她情不自禁地发出女人深处最令人销魂的“嗯，嗯”之声。

他不只一次地遇到这种吓了。时常在梦中他都回到二十几年前他在越战中对越南妇女的滔天罪行，而且每一个被他折磨至死的女人都可恶地向他索要她的命，她的公道，她的姊妹的人道。他已经被这种终日做梦般的生活吓得不能正常工作、生活和做人。

在历史性的战争面前，我们认为那些制造文明的人应该忏悔；而那些发动战争让人类的个体和整体在人性的变态冲撞中爆发出非人道力量或行为的魔鬼们更应该首先忏悔。

第二章 让人感动的西贡女人生涯 …………… (10)

那是一场可怕的特种战争，是美国为了自由世界的信仰导演的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是色情和暴力的真实地獄，是邪恶的暴徒和色狂们放肆的想象所达不到的罪恶时空，是全世界最穷凶极恶的政客们拿着玫瑰花也想不到的悲惨的

故事，是全人类所有战争暴行中的“精品”中的“精品”。

纪约登执著的念头终于涌了上来。他对自己说不能胆怯，不能自责，不能害怕，他需要她，需要她的一切，包括她所说的必然的一切过程，他要拥有她的美而不仅仅是肌体上的欢乐。

他的嘴唇从她的脖颈开始下滑，滑过她的胸乳、她的小腹、她的那一片密密的毛丛。他的触觉在她的躯体之上太柔软了，柔软得好像一些缠绕在一起的一些丝线；又太细腻了，细腻得像一丝雨丝，有一种连绵不断的恋意。

第三章 与越共游击队共处的日子 (50)

因为战争，这个地方这个民族从未安宁过，他们刚刚摆脱法国魔术的支配又遭遇美国人沉重的打击，灾难重重；也因为这场战争，使得越南的社会发生质的变化，树立了自强不息的信心，但是也产生许多不可告人的争纷。

她浑圆的曲线，性感的大腿，丰满的臀部，高耸的乳房以及激荡人心的融合姿势让他感到阵阵屈辱；这屈辱正是二十多年前他在西贡这块地方“奉献”给许多越南女人的那样，不是永恒也不是文明的融合，而是魔鬼以及魔鬼的翅膀。

第四章 中越边境的奇异情人 (85)

他那久违的男人的力量促使他尽情地抓摸，像蛇一样在她酥软的大腿上纠缠，然后钻向那神奇的地带。她微微的呻吟在他耳边响起，如同服了最令人销魂荡魄的春药。他感到她的下体变得火热而潮湿，含着芳香和一种湿润的热量。

他很痛苦，他对她的感觉是那样绝无仅有，他甚至希望他的重返西贡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她这样温柔的妻子。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在历史上形成了万般牢固的隔膜，任何人都打

不破。

第五章 贫困的吸每群落 (114)

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却还在今天存在着一线看不到的极其微妙的隔膜。他当然不再以战争时期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隔膜，这是现代社会，所有仇恨和不满和对立都应该结束了。这个地方的人们之间，人们对他和他对人们都不该有这个隔膜。

她感激地呼唤他的名字，摆出最动人最撩人心肺的姿态，用整个身心去迎候他。当他缓缓褪去她的无袖裙，再拉下她的透明的内裤时，她显出好像受到了刺激似的激烈的颤栗。他没有立即深入，他在地身上遍地地抚摸和亲吻。他感到她身上的热度是对男人的一种最适度的安慰和满足。

第六章 柬埔寨：越南人口中的木薯 (147)

他真正意识到他的几十年的历程本来就是风雨的过程，这个社会又哪里容你去摆脱它，哪里容你摆脱自己。他重又回顾他自越南战争之后回到美国的座右铭：生命不止，写作不止，探索不止！

随着他的耸动，女俘的呼声再一次发出来，越来越强，身体有节奏地上下起伏。两边的敌人也在不知不觉中脱掉自己的裤子，将自己的阳物在她的身上四处乱顶，贪婪的嘴唇在她的身上滑动着。

第七章 “红灯区”的新故事 (185)

他知道她的心里对他的热望，她那一阵阵忍不住的呻吟声和牵引他的动作告诉了他。他于是用一只手轻轻分开压在他身上的她的双腿，在水的压力下他看见她的浓密的私处随

着水的荡动而飘浮不停，并且渐渐地向他的下身靠近。

“激情”这个让西贡人都听得到的动人名字，毫无疑问地召唤着每一个冀求在女人肉体上一逞雄威的男子。任何人都可以联想到，那里的舞女一律是全裸着身体的，或者只象征性地穿着露乳的或者完全袒露上身的透明的超短裙。

所以，在“NO LOVE”这个不允许爱意萌生的地方，“激情”是少数人的激情，是变形人变性人的激情。而纪约登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澄清文明的本质，以告诉世人真理，并安慰这里和全世界理智和善良的人们。

第八章 柬埔寨的弃儿们 (219)

世界的人很少知道生命的真相，无不执著地认为这个表面的真相就是自己。于是贪生怕死发展成自私自利，甚至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不能自拔。结果就是堕落。

那个骑在她背上在她的肛门里野蛮地抽插的美军已经将她拉了起来，然后仰面朝天地随着他倒了下去，她于是压在了他的身上，他却没有停止对她的袭击。与此同时，又一个美军又扑了上去，按住她丰满秀丽的乳房便从她的阴处进入她的身体。她顿时感到两个巨大的魔鬼般的物体在她的体内不停地涌动和翻滚，疼痛又一阵阵向她袭来。

她对纪约登说，因为幻觉，战争爆发了；因为幻觉，也有许多人享受和平；因为幻觉有生有死；因为幻觉有爱有恨。最后，因为幻觉，她来到了这里，来到这个清静之地远离生存和生活。在她看来，她没有生存也没有生活，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然而这样她更是什么都拥有，甚至拥有宇宙间存在的一切物质。

第九章 大棒政策的血腥再现 (255)

而越南这个国家，之所以站在文明的分水岭上以受害者

和罪恶者的身份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这因为被它自身的个性深深地影响了。这片土地充满了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气氛，却弥漫着来自地狱的灵魂深处的呛人气味点缀着富丽堂皇的东方绸缎，飘荡着饱尝艰辛的人们的欢声笑语。

他使她散发着青春活力的、极富挑逗意义的身体与他的坚强的肉体交媾时有如深层里的迷糊与倦意，一闪即逝却值得她永远回忆，沉溺其中。她就是这样一次次地接受了他那种稠密的性爱的鲜美临近，又在一次次肃穆的死亡和灰暗中消散。

我们是伟大英勇的印度支那王国勇士，我们是永远不会失败的越南民族，我们的心中永远飘摇那棵胜利的旗子，它在印度支那最高峰上随风飘动，散发着越南民族仁慈的香味。

第十章 “这里是东方妓女展示中心” …… (287)

一些晚出早归的夜的神游者，一些游离在都市生活快节奏之外的虚弱者，一些扭结着病态心灵的伤感者在越南的时髦和其它因素中痉挛，同时被金钱和情欲和扭曲了的人性折磨着，带着湿漉漉的面孔浮现在了这都市的夜色中，若隐若现。

“Ladies”酒廊本来就不是什么酒廊，而是一张让女人们发泄欲望的温床，是女人们用酒醉金迷的方式寻找快乐的地方。不管男人和女人，如果在酒廊里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快乐而只是在床上体验到与异性交媾的美妙，这个酒廊还能叫酒廊吗？

我们是伟大英勇的印度支那王国勇士，我们是永远不会失败的越南民族，我们的心中永远飘摇那棵胜利的旗子，它在印度支那最高峰上随风飘动，散发着越南民族仁慈的香味。

第十一章 永别了，西贡幻觉 (322)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所憧憬的美好事物抱以崇高的梦想和自由；而那些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人则是痛苦的，因为他没有梦想；同时那些梦醒了走错路的人则更加地痛苦，因为他们迷糊了自己的信仰，他们甚至不能够对自己本身进行准确的定位。

“Ladies”酒廊本来就不是什么酒廊，而是一张让女人们发泄欲望的温床，是女人们用酒醉金迷的方式寻找快乐的地方。不管男人和女人，如果在酒廊里寻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快乐而员是在床上体验到与异性交媾的美妙，这个酒廊还能叫酒廊吗？

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渴望极了，仿佛被抛弃到沙漠上，已经干涸了很久，枯竭了很久，绝望了很久。他则用火烫的眼神咀嚼着她的肌肤，她的身体，她的一切，并且被一种温热的气息熏陶得飘荡起来，而这种神秘的飘荡之感绝不是他与其他的那些越南女人——当然除了他梦寐以求的季淑蓉——肉体的接触和情感的深入所能达到的。

第一章 胡志明市

(原名西贡)漩涡:梦牵魂绕

女人被捆在了一块四周有孔的木板上。

1 她的手和脚被塞进孔洞,又被绳子捆牢。她仰面躺着,臀部下面垫了一块厚木板。那赤裸的身体使刑场上仍然显得雪白诱人;乳房高耸着,光洁平滑的小腹随着她急促的呼吸上下起伏;臀部的丰满肥硕让她的髋骨大大地宽于她的身躯,优美动人;纤细的腰肢让人很想去疯狂地揉摸一把;一簇黑黑的体毛像那神秘的桃源之洞让人万般遐想;大腿被分开着,腿内侧的洁白的肉质的光环笼罩得人失魂落魄;整个身躯发出肉质的性感之味,让每个人神魂颠倒。

一名美军接好电源,走到电流控制器旁边;另外一名美军顾问和士兵狰狞地盯着她,眼里放射出可怕的情欲之火;随后,士兵随顾问走向前去,在她的乳房、下部一阵撕捏抓扯,想在用刑之前在她身上找到一丝少有的性的快感;而她,则因为他们的挑逗不停地挣扎和扭动,一双媚眼流露出一种女人的渴盼,乳房和下部不知不觉之中也微微地发生变化,似乎忘却了这是他们用刑前对她的“关怀”——他们一向称此举是对女人最大的“关怀”。

但是,她的乞盼的眼神里一样饱含一种被凌辱之苦,她知道这种“关怀”不会带她步出皮肉之苦。对她们姊妹来说,受到这种“关怀”是他们野兽般人性的复苏,是一种世界上最残忍的肉体折磨,

所以，她尽量在这种“关怀”下忘记即将受到的皮肉之苦，但并不奢望他们对她的进一步达到“高潮”的帮助。

美军顾问和士兵在对她一阵全身的“关怀”后，又褪去全身衣服，赤裸着将他们庞大的、久经沙场的罪恶之物在她脸上、颈上、腹上、腰上、以及下体漫无目的地戏弄和亵渎，一直到她情不自禁地发出女人深处最令人销魂的“嗯，嗯”之声。

“关怀”结束了，美军顾问一挥手，那名站在一边欠欠欣赏他们对她进行“关怀”的美军立即转身接好电源，走到电流控制器旁。

“宝贝，现在让你尝一尝我们给你特别准备的新鲜刺激的晚餐，尝一尝先进天堂再进地狱的快感滋味。”美军顾问威胁她，“这个游戏给你带来的欢乐和痛苦是世界上最任何东西的十倍、百倍，如果知趣的话，你这个婊子最好招供，要在吃尽苦头之后再说，你会后悔不及的。”他仍然赤裸着全身，发达的肌肉和挺立的阳物在她面前显得更加趾高气昂。

女人没有回答。

他们想要知道这次他们在摧毁“战略村”的行动中，是什么人在半路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导致这个军官失去近 300 人的兵力和遭到因战略失误损兵较多而降职的处分。

女人仍然没有回答。

她合上了微微张开的情唇——刚才被他们挑逗得在体内萌发的冲动已经消失——她拼命地咬紧牙关。她已意识到即将的摧残，并且下定决心去战胜它。

当然，这首先要战胜自己，战胜自己作为女人的脆弱以及作为女人的情欲。她知道，这需要勇气。

电流控制器的灯亮了，摇棍在她的下体内慢慢地、间歇地颤动，并且有节奏地来回抽动，是温柔的机械运动。

女人瞪大了眼睛，眼中喷射出两道令人颤栗和恐惧的火苗，赤裸的美人鱼般的娇躯在桎梏中挣扎。她感到一种无比的屈辱，甚至比强是和鸡奸或者更恶劣的方式还残忍的下流行径。虽然摇棍的匀速给她带来丝丝作为女人本能中所需要的快感，但反角度刺

激她的是美军残无人道的工具：一枝罪恶的魔棍、恶棍。她看见了美军脸上呈现出来的变形的狞笑，她看见他们变成了带刺的木棒，变成了乌黑而可怕的摇棍。

摇棍前端温柔地颤抖着，抽动的节奏如同莫名的爵士乐一样在莫名的美妙中一阵比一阵地加快，延伸的角度和力量规律地变幻着。

“杀了我！杀了我！”女人大叫和怒骂，“你们这群畜牲，我们的人会为我报仇的！”

“谁会为你报仇？他们哪里知道你在这儿享受快乐呢？”美军军官调戏地看她，脸上的笑是带了刺的迷雾，笼罩了她。

摇棍还在温柔地颤抖，搅动。

他们已经可以看到她的私处入口周围愈来愈多地溢出渴望之水——哦！不！是痛苦之水；她的扭动也愈来愈强烈，全身已沾满了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的发出浓郁气息。

摇棍还在温柔地颤抖，温柔地搅动。

突然，一只毛茸茸的手拧大了电流控制器。

“哦——”女人瞟了一个媚眼，然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的身子更是不停地扭动，脚跟绷直了，手指挥舞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似的，冲开了又箍紧。她的呼吸随即加快，张开的嘴左右错动，浑身燥热，面色被涨得通红。

她发出了呻吟，她的喉咙不停地咽着唾液。

下体内，魔棍急剧地颤抖，在女人最敏感的部位，电流和金属摩擦撞击着她的亢奋神经，亢奋神经又把触觉延伸到全身的每一个部位。

女人摇晃着头，像要摆脱却又紧紧拉住什么一样。头发已经凌乱，脖筋紧绷起，高高突出；乳房在急剧地抖动；腹肌迅速收缩；脚趾娇美而变形。当她的坚守理智意识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火燃起时，猛地用牙将嘴唇咬出了血。

电流控制器的灯灭了。

“怎么样？进天堂了吧？我们给你制造了如此美妙的幸福，该

告诉我们点什么了吧？”美军军官像只馋猫盯住鱼一样欣赏她流露出的渴望和痛苦。他们的衣服已经穿好，然而衣服底下那猛兽般的欲望——这欲望包括生理的占有和心理上对女人的凌辱——在体内涌动，像火星旁边的汽油，一触即会燃烧和爆发起来。

女人吸了一口气，尽量半岛自己镇静下来，然后慢慢地睁开眼。

“呸！”她就着仰躺的姿势侧头带着愤懑和怒火将一口血水吐在了美军军官的脸上。

她又平静地闭上了双眼，心里仍然固守着本能的欲望的防线——她不能因为快感或者高潮或者痛苦而向眼前一群畜牲、一群野兽、一群没有人性的猪屈服。

电流控制器的灯再一次亮了，指针在急剧地上升。

女人骤然睁大了眼睛，身体向后反了过去，力争挣脱箍紧她的绳索，嘴里发出“哼哼”的呻吟。随着电流的增强，她的脚背筋脉暴胀出来，手腕反翻，腹部和大腿周围的肌肉由间歇抽搐变成了节奏很快的痉挛。

“啊——”女人拉长嗓音发出连续的惨叫，这尖厉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她的子宫也开始抽搐，使她受到比分娩的阵痛还要厉害的、内脏都随之抽动的痛苦，她的眼珠几乎冲破了眼眶，煞白得令人生畏。

她的眼眶终于被撑裂了。电流控制器的指示灯也随着熄灭。

“你已经站在地狱门口了，招了吧，招了我们就可以带你再次进入美妙的天堂了。”美军军官狂叫着，同时语气中含着对雌性物体的万般挑逗和引诱。

女人知道自己已经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了。她呼着游丝般的气息躺在那里。

突然，她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这个美军军官说：“杀了我！我变成鬼也不会饶恕你们这群魔鬼，这群畜牲！”说完，用洁白的牙齿将自己的舌头从根部咬了下来，随后头在木板上使劲一磕。

女人最终赤裸地在一群暴徒面前完结了自己的生命。

军官和士兵在顾问的吩咐下，松开了女人的绳索，把她从木板上拉起来，准备拿去恭敬这顾问的爱犬。

刹那间，女人带血的眼睛转动了起来。

她挣开两个士兵的手，张大魔鬼般变形的大嘴将军官和士兵凶猛地咬烂，然后吐了下去。满口带着鲜红的血污，一双手悬挂起他们的滴着血的脑袋，向这个顾问走来。

美军顾问被这突如其来的人性变化以及魔鬼的再现吓呆了，急急忙忙想掏出手枪予以射击。但是，他的血液已经凝固，被面前这个女人提着的沾着血迹的人头和人头上不断挤弄的眼睛吓得手脚不听使唤，怔在原处不能动弹，等待这个魔女的袭击。

“我说过，我做鬼也不会饶恕你们这群畜牲！哈哈——”女人怒笑道，然后将手中的两个人头不停地摆弄，然后伸出长长的舌头饥渴地舔着溢出来的鲜血，眼珠在眼眶外面飞舞，被她自己咬下来的舌头蹦跳着贴到她的嘴里，舌头随着也变得愈来愈长。

美军顾问傻眼了，怔怔地立在原地，像一尊丑恶的雕塑。

女人的面孔在渐渐失色：她的赤裸的身躯不再妩媚动人；头发瞬间在不知从何处飘来的阴森森的狂风中变长了，不断地飞舞；乳头渐渐变成两条吐着舌须的蛇；指甲突然变得一尺多长，鲜红耀人；眼珠增大，发出煞人的蓝光；洁白的牙齿骤然消灭，取而代之的是长长的凶牙；先前女人的声音也变成一种让他听不懂的荡出回音的魔音。

军官和士兵的脸在她手上狞笑着，好像他们的遭遇给他们带来了做爱时的快感，眼睛不停地朝美军顾问抛来变态的媚视。

女人慢慢朝美军顾问飘来，蛇的舌须也伸得老长，眼镜般的双眼死死盯住他。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们这群恶罪的东西，为我的姊妹们报仇！”女人咬牙切齿挥舞着魔爪，长长的舌头向他舔过来，四周窒息的空气和阴森森的冷风如同将他送进了地狱，紧紧裹着美军顾问。

渐渐地，女人的舌头、魔爪以及乳房变成的两条蛇的舌须已经

触及到美军顾问，她狞笑着睁大无可名状的双眼，张开了满是血污的血盆大口。

“啊！——”



“啊！——”纪约登发出的长长的恐怖之声划过了夜空。他又一次被恶梦吓醒了。

纪约登喘着粗气，满脸大汗，立即从床上坐起身子，不停地揉着惺忪的双眼，向屋内来回环顾，察看有没有恶梦中那个魔女的身影。

他起身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定定神，让自己尽快清醒过来。一杯下去，他又倒了第二杯，第三杯……

“他妈的，婊子！——”他愤愤地骂道，还带着惶恐。

他不只一次地遇到这种吓坏了。时常在梦中他都回到二十几年前他在越战中对越南妇女的滔天罪行，而且每一个被他折磨至死的女人都可恶地向他索要她的命，她的公道，她的姊妹的人道。他已经被这种终日做梦般的生活吓得不能正常地工作、生活和做人。虽然美国现在的政策已经为他们这些曾为政府效力践踏越南民族的罪人犯下的可恶之行作了国际性的掩人耳目，但他内心仍然极为不平静。他作为当时侵略越南的指挥官，在越南南方他所留下的一连串的只有他和他的战友以及越战之后披露一点点真相的记进所知道，而他自己才知道得最多。

刚才在梦中，他就是在执行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时，由他组织并建立的“战略村”被越南游击队摧毁时，他抓住了一个女囚犯，带到营所向她逼供同她参予摧毁他的“战略村”的同伙的情景。

那是他执行严刑逼供并且强奸、鸡奸女人的第三十五次胶演役了。

此刻，他回想起来还阵阵颤栗，生活在今天和平时代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形。

回国后他成了一名作家，他在自己的一本名为《人性的忏悔》书中写道：